

書

古

微

書古微卷三

邵陽魏源著

舜典補亡

舜典佚篇未嘗亡也其見史記孟子書大傳微引者全經具存

粵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欽翼皇象

宋書禮儀

志高堂生引尚書亦見御覽猶堯典欽若昊天也

重華父曰瞽瞍瞽瞍父曰橋

牛橋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

父曰帝顓頊顓頊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窮蟬以

至帝舜皆微爲庶人舜父瞽瞍盲而舜母死瞽瞍更娶

妻而生象象傲瞽瞍愛後妻子常欲殺舜不可得卽求

常在側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匪有懈舜翼州

之人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嶽咸

薦虞舜曰可於是堯乃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九男與處

以觀其外

周禮太卜疏曰堯將降二女于媯汭使爲舜妃以歸藏筮之遇坤之變不言何爻其時歸

占七八不占九六也

舜居媯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

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舜耕歷山歷山之人

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器不苦窳一

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五倍其初堯乃賜舜絺

衣鼓琴築倉廩予牛羊瞽瞍尙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

瞽瞍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

瞽瞍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旣入深瞽瞍

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旁出去瞽瞍喜以舜爲已

死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琴朕干

戈朕弭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

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史記作象鄂不

擇曰我想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舜復事瞽瞍愛弟

彌謹瞽瞍亦底豫舜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

若于是堯薦舜于天使宅百揆攝相事舜尙見帝帝館

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堯曰咨爾舜天之厯數在

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初舜年五十居瞽

瞍之喪終身孺慕及卽位封弟象于有庠使吏治其國

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

于南河之南朝觀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

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

以上皆見孟子史記與書序虞舜側微帝維元祀鄭注

堯聞之聰明歷試諸難之義正相符合

也元年謂月正元日舜假于文祖之年建卯之月孫策

唐日載夏商日祀此當日元載其日祀者夏史臣追叙

之詞巡守四嶽八伯鄭注巡行也視所守也天子以天

也其春夏秋冬者并掌方嶽之事是為四嶽出則為六卿主

後稍死鵬毆共工求代乃分置八伯八伯者據畿外八

州畿內不置伯壇四奧居也為壇祭之謂祭四方之內人所安

鄉遂之吏主之沈四海沈牲而祭也封十有二山祭者必封

神也二山十有二北十有二州兆域也為營城也為營城以

州之鎮也兆十有二州祭兆域也為營城也為營城以

兆皆因所濟川樂正定樂名周禮日大司樂元祀代泰

宜為之

山貢兩伯之樂焉

元始也歲二月東巡守終代氣于泰山也東稱代書曰至于岱宗崇源案

言貢樂者謂貢詩以觀民風之事

陽伯之樂舞佾偶名曰哲陽

陽官猶言春伯

春官秩宗也伯夷掌之哲當為析春厥民析析陽樂正所定名也

儀伯之樂舞藝哉其歌聲比大謠名曰南陽

南任中祀也

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焉

中仲也古字通春為元夏為伯五月南巡守仲夏祭大交

氣于霍山也南交稱大交書曰宅南交

夏伯之樂舞謾或其歌聲比中謠

名曰初慮

夏伯夏官司馬之樂掌之謾猶曼或貌言象物之滋蔓或然也初慮陽上撫陰始謀也

義伯之樂舞將陽其歌聲比大謠名曰朱于

義伯義叔之後將陽

言象物之秀實動搖也于大也

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

八月西巡守祭柳穀

之氣于華山源案柳旁人亞乃古酉字酉為秋門萬物以八後人誤亞為免而鄭注讀卯為味宜乎虞翻斥之

也秋伯之樂舞蔡叔其歌聲比小謠名曰苓落秋伯秋官士也

臯陶掌之蔡猶衰也似始也言象物之始次也和伯之樂舞元鶴其歌聲比中

謠名曰歸來元鶴象陽鳥之南也歸來言反其本也幽都宏山祀貢兩伯

之樂焉去山恒山也十有一月朔巡守祀幽都之冬伯氣于恒山吉之者明祭山北橋幽都也

之樂舞齊落曰緜緜齊落言象物之終也並論八音

四會此上下有脫文其說未聞歸假于禰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

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族當為奏言諸侯貢其正聲而天子九奏之樂乃具成也

故聖王巡十有二州觀其風俗習其情性因論十有二

俗今詩因風是也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族以為八

此八伯之事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八音鐘鼓笙磬埙篪祝歌也七始黃鐘太簇大呂南呂姑

洗應鐘製賓也歌聲不應此則去之素猶始也簇猶聚也樂音多聚之以爲八也分定于五此

五嶽之事也

以上但言巡守貢樂采風觀民之事以下乃廣陳巡守黜陟之事

凡巡守

以遷廟之主行出以幣帛告于祖禰遂奉以載于齊車

每舍奠焉然後就舍反必告奠卒斂幣玉藏之兩階之

間書曰歸告于禰祖用特

案舜時遷廟主謂堯以前毀廟也不知何帝

見諸

侯問百年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好

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

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

從者君流改制度衣服者爲哖哖者君討之有功者當

之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天子執圭冒以見諸侯諸

侯執所受玉以朝于天子無過行者猶復其圭以歸其
國有過行者當留其圭能改過者復之三年圭不復少
黜以爵六年圭不復少黜以地九年圭不復而地削三
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諸侯有功者賜弓矢得專征賜
斧鉞得專殺賜圭瓚得爲矩矱以祭此正言觀風省民
推舜禹唐堯無巡守之事夏殷周漢唐以亦無巡守
之事周穆王秦始皇漢武帝唐明皇宋真宗偶一封禪
巡守則勞民傷財故巡守之說雖見於周禮王制而從
未有行之者惟舜之五載一巡守見於尚書巡守而陳
夙貢樂行黜陟見於書大傳直至禪禹以後猶自出巡
守而崩于蒼梧焉故曰舜勤民事而野死計舜在位三
十載五載一巡守凡燔柴禋類享祀之典亦無五年不舉與
地無所不至凡燔柴禋類享祀之典亦無五年不舉與
禹之治水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陸行乘車水行
乘舟山行乘櫟泥行乘橈隨山刊木浚畎澮距川決九

川距四海雖受薦攝相之後大傳猶歷書其報事還歸
蓋自古憂勤未有如舜禹之甚者而徒曰恭己南面無
爲而治哉故巡守之制雖載於周官王制維五祀此舜
而實則舜禹一朝之事故當爲舜典經文維五祀在位
之第五年舜自南河入都蒲坂以後親政十七年台前
在位爲三十年至是又薦禹於天舊作維十有三祀與
今校正互易之

帝乃稱王而入唐郊猶以丹朱爲尸
於時百執事咸昭然知王世不絕必有繼祖守宗廟之
君還歸二年而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

道興

蓋舜居南河以南三十餘年之久雖卽尊位受朝

數聽訟獄來謳歌尚云八唐都也未嘗居堯之宮
偏堯之宇也其營蒲坂爲帝都不知始于何年成于何
年亦未遽徙居之也至是始徙都京師其唐之舊都仍
令丹朱都之未作虞夏故郊維十有三祀舊作維五祀
堯配天猶以丹朱爲堯尸也
之文互錯今
校正互易之

奏鐘石論人聲鳥獸咸變於前乃淳然興

招樂于大麓之野禹報事還歸二年談然乃作大唐之
歌樂正進贊曰尙攷太室之儀唐爲虞賓歌者三年昭
然乃知王世明有不世之義招爲賓客而雍爲主人始
奏肆夏納以教成舜爲賓客而禹爲主人于時俊乂百
上相和而歌卿雲八伯咸進稽首而和帝乃載歌曰日
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物允誠於子論樂配天
之靈還乎聖賢莫不咸聽贊乎鼓之軒乎舞之菁華已
竭褰裳去之于時八風脩通卿雲蓂蓂蟠龍賁信于其
藏蛟魚踴躍于其淵龜鱉咸出于其穴維十有四祀帝
乃雍而歌者重篇鐘石磬筦變聲樂未罷疾風大雷雨

帝乃沈首而笑曰明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乃見于
鐘石笙篴乎乃遷虞而肆夏也舜薦禹於天十七年而
崩舜既禪禹猶歲出巡守勤民事而野死故書曰陟方
舜卒于鳴條塋于蒼梧之野以上經文止此合前此在南河蒲坂之三十年其為
十載集解引劉熙曰舜格于文祖三年之後使禹攝政並攝主祭祀云云豈有即位初年舜方親政禹未攝政之前若是之驟與孟子薦禹攝政為相十七年不合皆由于編大傳者不將禹五祀十三祀攝政之事接叙于舜巡守之下而遠附于皋陶謨之後隔截為二五祀十三祀十四祀之文遂與舜之元祀相蒙不知夏史臣紀唐虞事不曰元載而稱元祀者此夏史之偶疏也五祀以下祀禹攝政十七年內之平始當稱祀與史記禹興招樂合蓋禹亦攝丁音律故曰禹聲為律身為度而史記本紀于皋陶庶政下終之曰于是天下知禹之明德教聲樂故復與韶樂也其兩言報事還歸者皆禹治水及代巡守畢歸報於舜之事其言虞賓在位者舜薦

禹初年猶以丹朱爲虞賓末年薦禹主祭而舜自爲虞賓與堯之饗舜迭爲賓主相同此舜薦禹攝政末年之事也特大傳五祀十三祀年數傳竊錯互又遠隔于臯陶謨之後與舜事不相接而鄭注大傳亦未指明五祀爲禹受薦之年其兩欠報事還歸亦不指明爲禹事故後人疑爲舜巡方歸蒲坂故都之事遂與情理不順于孟子不合今移禹攝政十七年之事于臯陶謨之前與舜巡守諸大政相接並改正其年數之顛倒者便先後秩然舜典今日渾然具存可以正僞古文分堯典半爲舜典之妄可以正後人殺大傳所載舜典末篇經文歸于臯陶謨末之失

臯陶謨釋經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句山龍華蟲作繪

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章施於五色

作服汝明

問書大傳云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繪黑也宗彝白也
藻火赤也又說云天子至士皆有山龍天子服五諸侯
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天子衣服其文華蟲
作繪宗彝藻火山龍諸侯無華蟲子男無作繪大夫無
宗彝士無藻火史遷說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句
作文繡服色句是皆據唐虞五服五章之制及本文五

采章施五色之文並無十二章之說王肅亦謂唐時三
辰卽畫於旌旗不在章服此兼采今文說也鄭氏則以
虞夏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上六畫
之於衣曰繪下六刺之於裳曰繡至周變爲九章別以
日月星三辰爲旌旗與今文相反者何王氏鳴盛力駁
伏生今文之說謂遺其日月星辰于上置其粉米黼黻
於下以五色爲五章旣非虞之十二章又非周之九章
不分衣裳繪繡而以作繪爲一章並藻火山龍四章爲
二其稱互繆者何曰五服五章本於經文唐虞十二章
出何典記古今制度皆由質趨文豈有唐虞已十一章

至周反滅爲九章之理豈夏后氏已用三辰爲旌旗不預章服而獨論虞制不許除日月星辰于章服外之理史記本紀述此亦以象日月星辰爲一句作文繡服色爲一句許氏說文序引此亦止以觀象日月星辰爲六書象形之始夫衣服旌旗之制畫繡皆取其新何預於古人古人所傳日月星辰之象必上古天文之圖傳至虞世已有闇晦故舜欲修治而重觀之非衣裳之飾古人斷不敢以日月星辰爲衣服也山龍藻火析二爲四出自後儒不可以轉議虞制山龍青者東方蒼龍之色宗彝白者彝卽虎西方白虎之色藻火赤者南方之色

華蟲黃者鞠衣亦南方之色作繪黑者天元地黃尊天
質爲五色之本也正如六宗方明之祀亦以木四方畫
六采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上元下黃黑出於元合爲一
色亦以元尊天也此皆古傳精義豈淺儒所知乎粉米
黼黻絺繡爲刺繡之文衣裳皆可用之衣已有山龍華
蟲宗彝藻火五章裳則粉米黼黻絺繡而已曷謂遺之
乎九章十二章皆後人所析與唐虞五服五章不合伏
生止釋唐虞經文安能預知東漢諸儒十二章之凡說
乎考工記曰畫繡之事雜五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
北方黑天元地黃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

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謂之繡土以黃其象方
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
位以章之謂之巧此其分合由人而說經則惟可以唐
虞說唐虞而已請以今文五服五章五采五色定斯篇
之誼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內五言女
聽

問此經文索隱謂古文作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鄭注
作在治忽史記作來始滑漢書律厯志作七始詠若是
乖異者何曰書大傳云聖王巡十有二州因論十有二
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七始天統也鄭注
七始謂黃鐘太簇大呂南呂姑洗應鐘蕤賓此今文最
古之義蓋經文原作七始詠史記作來治滑其作來作
采者皆來之形譌來又七之音譌其始作治忽作滑采
作在者則聲之譌故史記古文之來始卽漢書今文之

七始合於大傳是經文本義也漢安世房中歌曰七始
華始倡肅和聲孟康注七始天地人四時之始又漢書
叙傳曰八音七始五聲六律劉德注七始天地人四時
之始楚語觀射父以五色六律七事並言而以天地民
及四時之務爲七事周語七律韋昭注云周有七音故
景王問七音之律此皆七始並乎五聲六律八音之明
證也律厯志說之云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
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惟聖人能同天
下之情故帝舜欲聞之也五言者五聲之實也協之爲
五行則角商徵羽宮爲木金火水土於五常爲仁義禮

智信五事爲貌言視聽思以君臣民物事官之則宮君
商臣角民徵事羽物五言合於五行則聲爲律矣此今
文博士家發揮七始詠之義至爲明也使無律曆志以
證明之而僅徇馬鄭在治留之本甚至如鄭以留爲書
思對命之笏此等謂之古文則烏焉亥豕戴說郢書孰
非古文乎

或又謂律曆志作七始詠而
爲篇以出內五言然非是

帝曰無若丹朱敖惟慢游是好至用殄厥世子
創若時禹曰予取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
子弗子惟荒度土功至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
叙

問此章經文及說馬鄭無攷偽孔則刪去帝曰禹曰而
概謂伯禹戒舜之詞與史記古文不合且以丹朱之敖
虐荒淫戒其君而以過門弗入荒度四海揚已之績擬
人不倫者何曰此章之前爲帝戒禹後爲禹慰帝不但
史記古文如是卽東漢今文家西漢古文家言無不如
是劉向疏曰臣聞帝舜戒伯禹譴若丹朱敖論衡譴告

篇問孔篇曰尙書母若丹朱敖惟慢游是好帝勅禹母
子不肖子也重天命恐禹私其子故引丹朱以勅戒之
禹曰予娶塗山時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陳已
行事以往推來以見卜隱效已不敢私不肖子也史記
則舜謂予不能順是禹言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啟是
則舜以傳子傳賢之誼丁寧告戒言已懲創丹朱之事
故不以天下傳商均而欲禹教啟敬承毋蹈朱均之覆
轍禹則謂啟方生時予已過門不顧至今日敢以天下
私其子乎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一堂之上穆
穆皇皇憂深患遠宜君宜王而僞孔敢以臆說改經文

誣聖狂顛君臣父子至于百年之長尙可對夏侯歐陽
乎

臯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夔爰曼擊鳴球
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下管鼗鼓
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
來儀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問臯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舊以爲帝舜之詞而
屬之上節今別移於下爲叙事之詞者何夔曰曼擊以
下舊以爲夔自言今改曰爲爰亦以爲叙事詞者何鳳
凰來儀以下舊有夔曰予擊石拊石句今直以鳳凰百
獸連文而衍此七字者何此皆述舜事而史遷說簫韶
九成謂禹乃興九招之歌於大麓之野又於帝末曰於

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聲樂爲山川神主者何曰史記舜本紀釋帝曰迪朕德云道吾德乃女功叙之也而卽繼之曰臯陶於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則禹不如官刑從之舜德大明是上文帝詞此文叙事之明證若概屬帝語則禹方以苗頑弗卽工帝其念哉勉舜而舜乃推之臯陶若不自任者然其不合者一史記又曰於是夔行樂是以夔曰至末爲虞史之言考爾雅釋詁爰曰也洪範土爰稼穡史記作土曰稼穡是古字通用若以爲夔詞則舜未嘗咨夔而忽然自陳其末又無帝俞而詘然自止且書序止稱大禹臯陶謨益稷無后夔矢謨在

內其不合者一蓋上文舜禹君臣交勉於是臯陶仰承
帝意敬明象刑必使苗頑教化不肅而成不嚴而治然
後已夔亦仰承帝意修明禮樂昭假神祇民物必使苗
頑格于干舞而後已史臣書之以見君臣咨儆皆實政
非虛文且史記止曰鳳凰來儀百獸率舞百官信謹無
夔曰予擊石拊石之語東漢明帝詔亦引書曰鳳凰來
儀百獸率舞文無隔閡是今古文尙書皆無夔曰予擊
石拊石之句不知馬鄭本何以衍之若史記所載古文
本漢明帝詔所載今文本則均無之也其衛宏譌本衍
文與以叙事爲陳謨其不合者三堯典成于虞史故舜

在位五十載其事皆叙于堯典之末皋陶謨成於夏史
謨末雖叙舜事而禹實在其中故夏本紀於虞歌賜言
之下終之曰於是天下知禹之明度數聲樂爲山川神
主

五帝本紀述二典異文附錄

五帝本紀曰帝堯者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
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彤車乘白
馬能明馴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
合和萬國乃命羲和敬順昊天數法日月星辰敬授民
時分命羲仲居郁夷曰暘谷敬道日出便程東作日中
星鳥以殷中春其民析鳥獸字微申命羲叔居南交便
程南爲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中夏其民因鳥獸希革申
命和仲居西土徐廣曰一無土字以爲西者今天水之西縣也曰昧谷徐廣曰一作緡
谷敬道日入便程西成夜中星虛以正中秋其民夷易

鳥獸毛毼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便在伏物日短星
昂以正中冬其民燠鳥獸毼毛歲三百六十六日以閏
月正四時信飭百官衆功皆興堯曰誰可順此事放齊
曰嗣子丹朱開明堯曰吁頑凶不用堯又曰誰可者謹
兜曰其工殍聚布功可用堯曰其工善言其用僻似恭
漫天不可堯又曰嗟四嶽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
陵張氏正義湯湯洪水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憂有能使治者皆曰
鯀可堯曰鯀負命毀族不可嶽曰異哉試不可用而已
堯於是聽嶽用鯀九歲張氏正義作載功用不成堯曰嗟四嶽
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踐朕位嶽應曰鄙惠忝帝位

堯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衆皆言於堯曰有矜在
民閒曰虞舜堯曰然朕聞之其何如嶽曰盲者子父頑
母歸弟傲能和以孝蒸蒸治不至姦堯曰吾其試哉於
是堯妻之二女觀其德於二女舜飭下二女於嬀汭如
婦禮堯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從乃徧入百官
百官時序賓於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敬玉裁
按四門穆穆四字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
當是哉人妄增不迷堯以爲聖召舜曰女謀事至而言可績三年矣女
登帝位舜讓於德不憚正月上日舜受終於文祖文祖
者堯大祖也於是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

命舜乃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於上帝禋于六宗
望於山川辯於羣神掛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班
瑞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遂見東方
君長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
一死爲摯如五器率乃復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
一月北巡狩皆如初歸至于祖禰廟用特牛禮五歲一
巡狩羣后四朝徧告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肇十有
二州決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
作贖刑眚裁過赦怙終徐廣曰一作衆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
靜哉謹兇進言其工堯曰不可而試之工師其工果淫

辟四嶽舉鯀治鴻水堯以爲不可嶽強請試之試之而無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爲亂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其工于幽陵以變北狄徐廣曰變一作變放讎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四皐而天下咸服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以思堯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

以天下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辟丹朱於南河之南諸侯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是爲帝舜

虞舜者名曰重華重華父曰瞽瞍瞽瞍父曰橋牛橋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顓頊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從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爲庶人舜父瞽瞍盲而舜母死瞽瞍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瞍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匪有解舜冀州

之人也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
於負夏舜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
夫子道兄弟孝慈欲殺不可得卽求當在側舜年二十
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嶽咸薦虞舜曰可於
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
舜居媯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
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
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
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堯乃賜舜絺衣與琴
爲築倉廩予牛羊瞽叟尙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叟

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瞽
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旣入深瞽叟與
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瞽叟象喜以舜爲已死
象曰本謀者象象與其父母分於是曰舜妻堯二女與
琴象取之牛羊倉廩予父母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
往見之象鄂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
舜復事瞽叟愛弟彌謹於是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
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謂之八愷高辛氏有
才子八人世謂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隕其
名至於堯堯未能舉舜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

不時序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
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
慝天下謂之渾沌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惡忠崇飾惡
言天下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
言天下謂之檮杌此三族世憂之至于堯堯未能去縉
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于貨賄天下謂之饕餮天
下惡之比之三凶舜賓于四門乃流四凶族遷于四裔
以御魘魅於是四門辟言母凶人也舜入于大麓烈風
雷雨不迷堯乃知舜之足授天下堯老使舜攝行天子
政巡狩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攝政八年而

堯崩三年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而禹臯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倕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於是舜乃至於文祖謀于四嶽辟四門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論帝德行厚德遠佞人則蠻夷率服舜謂四嶽曰有能奮庸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相事皆曰伯禹爲司空可美帝功舜曰嗟然禹汝平水土維是勩哉禹拜稽首讓於稷契與臯陶舜曰然往矣舜曰棄黎民始飢汝后稷播時百穀舜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馴汝爲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寬舜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軌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維明能信舜曰

誰能馴予工皆曰垂可於是以垂爲其工舜曰誰能馴
予上下草木鳥獸皆曰益可於是以益爲朕虞益拜稽
首讓于諸臣朱虎熊羆舜曰往矣汝諸遂以朱虎熊羆
爲佐舜曰嗟四嶽有能與朕三禮皆曰伯夷可舜曰嗟
伯夷以汝爲秩宗夙夜唯敬直哉維靜潔伯夷讓夔龍
舜曰然以夔爲典樂教稚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母虐
簡而母傲詩言意諄長言聲依詠律和聲八音能諧母
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舜曰
龍朕畏忌讒說殄僞振驚朕衆徐廣曰一云齊說殄行振驚衆命汝爲
納言夙夜出入朕命惟信舜曰嗟女二十有二人敬哉

惟時相天事三歲一考功三考絀陟遠近衆功咸興分
北三苗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皐陶爲大理平民各伏
得其質伯夷主禮上下咸讓垂主工師百工致功益主
虞山澤辟弃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
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違唯禹之功爲
大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
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趾北發西戎析枝渠
庾氏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島夷四海之內咸戴帝舜
之功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天下明
德皆自虞帝始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

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
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
疑是爲零陵舜之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父瞽瞍夔夔
唯謹如子道封弟象爲諸侯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
薦禹於天十七年而崩三年喪畢禹亦乃讓舜子如舜
讓堯子諸侯歸之然後禹踐天子位堯子丹朱舜子商
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
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

夏本紀述臯陶謨異文

附錄

史記夏本紀曰帝舜朝禹伯夷臯陶相與語帝前臯陶述其謀曰信道其德謀明輔和禹曰然如何臯陶曰於慎其身修思長敦序九族衆明高翼近可遠在已禹拜美言曰然臯陶曰於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皆若是惟帝其難之知人則智能官人能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智能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臯陶曰然於亦行有九德亦言其有德乃言曰始事事實而栗柔而立愿而共治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實彊而義章其有常吉哉曰宣三德蚤夜翊明

有家曰嚴振敬六德亮采有國翕受普施九德咸事俊
乂在官百吏肅謹毋教邪淫奇謀非其人居其官是謂
亂天事天討有舉五刑五用哉吾言底可行乎禹曰女
言致可績行皐陶曰余未有知思贊道哉帝舜謂禹曰
女亦昌言禹拜曰於予何言子思曰孳孳皐陶難禹曰
何謂孳孳禹曰鴻水滔天浩怙懷山襄陵下民皆服於
水予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樁行山槩
水與益子衆庶稻鮮食以決九川致四海浹畎澮致之
川與稷子衆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衆
民乃定萬國爲治皐陶曰然此而美也禹曰於帝慎乃

在位安爾止輔德天下大應清意以昭待上帝命天其
重命用休帝曰吁臣哉臣哉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
右有民女輔之余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作文繡服
色女明之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來始滑以出入五言
女聽予卽辟女匡拂予女無面諛退而謗予敬四輔臣
諸衆讒嬖臣君德誠施皆清矣禹曰然帝卽不時布同
善惡則母功帝曰母若丹朱傲維慢游是好母水行舟
朋淫于家用絕其世予不能順是禹曰予辛壬娶塗山
癸甲生啟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輔成五服至于五
千里州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道有功苗頑不

卽功帝其念哉帝曰道吾德乃女功序之也皐陶於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則禹不如言刑從之舜德大明於是夔行樂祖考至羣后相讓焉獸翔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百獸率舞百官信諧帝用此作歌曰陟天之命維時維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揚言曰念哉率爲興事慎乃憲敬哉乃更爲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舜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然往欽哉

書古微卷四

邵陽魏源著

通釋禹貢

問子治尙書必崇西漢今古文家灋至禹貢山川地里豈有今古文之別史遷夏本紀僅易訓詁西漢師說寂寥將以何者爲家灋曰是何言也夫今古文家灋又孰有晰於禹貢者乎班固漢書皆用今文說其地理志特稱禹貢山川者三十有五皆歐陽夏侯書說也又特稱古文說者十有一如汧山終南惇物外方內方陪尾嶧陽震澤敷淺原豬蹏澤流沙是也其不繫禹貢而實指禹貢之山川者二十有八如太華熊耳雷首霍太山太

行岱山積石碣石弱水沮水澧水絳水濁漳水漯水沂
水淄水泗水澧水故大河九江南江中江北江雲夢澤
大壑澤徒駭胡蘇鬲津則亦尙書家遺說而絳水漯水
汶水淮水弱水易水凡六述桑欽之言則傳古文尙書
于東膠庸生者也桑欽水經末特書禹貢山水澤地所
在凡六十事與地理志古文說合則是禹貢今文家言
備於班固之地理志禹貢古文家言備於桑欽之水經
新唐書志水經桑欽撰或疑欽成帝時人何水經有後
漢魏晉地名晁公武曰山海經禹益所記而有長沙零
陵桂陽諸暨之名本草神農所傳而有豫章朱厓趙國
常山奉高眞定臨淄焉翊所產皆後人所附益朱厓趙國
書及身沒以後之事左氏有三家分晉之文爾雅作於
周公而曰張仲孝友倉頡造於李斯而云漢廣天下

豈可以是以而概疑全書哉至注中又引桑欽說者經
自經說自說注桑氏之經而引桑氏之說猶之註說
文而引五經異義注公羊外篇也據是一書以釋是經旁參漢
碑終南惇物之義則西漢今古文師說又孰有備於
禹貢者乎說經以近古爲得實矧地里有沿革陵谷
有變遷以後世之輿地釋禹貢猶之以西洋之豚象
釋堯典以平水之官韻叶毛詩以王安石之字說詁
爾雅格不相入則譚經師家灋又孰有亟於禹貢者
乎近世治禹貢者首推胡氏惟其沿史學之地志而
昧經學之斷限故惟考河濟故道與歷代遷徙有功
於史而江漢則紕繆百出蓋知今日之河濟不可以

說禹貢之河濟而不知今日之江漢不可以說禹貢之江漢說河濟則力求漢以前舊說而說江漢則惟徇宋以後之虛談如三江九江嶓冢諸案皆力排漢志九江雖宗水經而誤會水經此外黑水河水流沙碣石諸訓皆信道不篤以櫛還珠胡氏渭曰氏道之導西縣之嶓冢非漾水之所出湖陵之河水非東至之河澤信都之絳水非北過之絳水安陸之陪尾非淮水所經安豐之大別非江漢之所會蜀郡之恒水非西傾之所因而漢志皆係以禹貢沿襲舊聞不可盡信又謂漢志之三江九江非禹貢之三江九江云云今案安豐大別當與安陸陪尾互易非漢志原文蜀郡恒水本指和夷不關西傾所因皆胡氏誤也嶓冢河水三江則志不誤而胡氏誤也九江則漢志今文說與桑欽古文異說亦兩可並存非若胡氏洞庭九江之說矯誣不合形勢也

黃宗羲之序今水經錢玷之注漢地理志皆不信古之
三江分道入海宿學專門且如是又況下此者乎譚高
曾之掌故則雲初不如祖禰述都邑之傳聞則鄉野不
如郊郭鄭氏說書好異先師獨于禹貢不敢違地志而
恣臆見故較他篇之注爲少疵後學所宜鑽仰焉語曰
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今使語人曰江與
漢自大別以下未嘗合流直至潯陽以下始暫會而復
分有不啞然笑者乎又語人曰彭蠡非鄱陽湖古之彭
蠡在江北岸非江南岸有不啞然笑者乎又語人曰江
水分道入海今揚子江非岷江由震澤出吳松入海震

澤又分南江自錢唐入海有不啞然笑者乎更語人曰
古無洞庭洞庭止謂之湘水而湘口之西澧水之北大
江自分九道是爲九江有不啞然笑者乎又語人曰大
別不在漢口在其上游漢自大別以後始分二派一派
入江一派不入江而別行東下有不啞然笑者乎又語
人曰梁州潛水非沔之入西漢而西漢之入沔沔水以
西漢爲上源有不啞然笑者乎又語人曰黑水不遠南
海不遠皆近在雍州敦煌之域黑水卽弱水之下游其
所入之南海卽青海爲黑弱二水之歸宿至今不通舟
楫不勝鴻毛有不啞然笑者乎其笑也囿于所習聞習

見而震于所不聞不見也以今日之水道概古人之水道不考古書全憑卽目則豈獨聞是說而笑卽如道江道漢二章道黑水一章使不知爲禹貢聖經而但稱爲山經水經之說未有不笑其誕且妄者也而不知古時之水道本如是也聞古時河濟非如今之河濟則信之聞古時江漢彭蠡非今日之江漢彭蠡則不信又况弱水黑水之僻在要荒者乎謂經中古訓古韻異于今韻古制度異于今制度則信之謂經中地理異于今日之地理則不信又况今文古文之家法久廢不理者乎

釋道山三條四列

問道山之義或謂其叙在道水之前必先濬澗谷之水由畎澮距川故卽山以表之或謂其叙于九州之後是必懷襄已奠乃隨其山勢首尾而逕行之或謂卽道水施功之次第但山川各有奠定故分二篇以紀之者何曰以爲道水之前乎則禹自言決九州距四海而後言濬畎澮距川苟大川未治畎澮安歸且壺口底柱則大河之經流岷嶓衡陽豈畎澮之功役其不合者一以爲道水之後乎則懷襄已奠跋涉重勞且岼岐與鳥鼠將近乃舍之不巡東至海碣而後復及於西傾西傾與嶓

冢相近乃舍之不巡及東極陪尾而後復及于嶧冢嶧
冢與岷山相近乃舍之不巡及東至大別而後復及于
岷山此不合者二以爲卽道水施功之次第乎則禹之
治水自冀河而外皆先下游而後滌源故兗青徐揚最
先荆豫次之梁雍最後以水例山則宜先東後西雍州
之荆岐旣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是其明證今道山皆
先西後東全逆施功之叙其不合者三然則如之何曰
禹隨刊之次第已分見九州皆以人工先後爲主而山
川從之此則隨刊已畢總紀山川條列皆以山之幹支
水之源委爲主而禹迹從之使徒分見各州則散而不

屬顛而不叙非所以奠山川之位垂萬世之經故史臣
於禹告成功之時大書特書曰凡九州之山則南條北
條中條禹之所隨刊者從首至尾有如此凡九州之水
則四瀆五川禹之所疏道者從源竟流有如此貫數千
里之山川爲一條分九州之山川爲四列具圖副說告
成於帝帝不下堂而悉九域之經緯五服之平成焉不
然何以青之岱徐之蒙羽梁之蔡蒙雍之終南皆各州
功役所及而反不見於道山惟冀之梁山龍門設於常山之內弱水之
合黎黑水之三危河之積石大伾江之東陵皆見於道
水而亦不見於道山豈非以隨刊雖及而非大瀆之所

經與岡幹脈絡之所重則雖施功而不叙乎至若壺口
大岳底柱碣石西傾熊耳桐柏大別衡山與北條之荆
則一見而再見鳥鼠岐華岷嶓與南條之荆則一見而
且三見岍山雷首析城王屋太行恒山朱圉陪尾外方
內方敷淺原則他州不見而獨見於道山豈非以大瀆
之所經與岡隴脈絡之所重則雖重見而必書雖從不
見者亦必特舉乎故知道山之文猶道水也因山以紀
瀆明山川之本末而非述功役之次第也

問岍岐以下渭河濟水所經西傾以下伊洛淮渭所經
嶓冢以下漢水所經岷山以下江水所經其爲因山以

紀瀆則聞命矣至若孔傳以荆山之脈逾河而爲壺口
雷首太行恒山之脈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衡山
之脈連延而爲敷淺原則蔡傳闢之以爲地脈之說始
於蒙恬成於郭璞當訓爲禹之逾河禹之入於海禹之
過九江今仍主山川脈絡之義者何曰此所謂目不見
其睫者矣漢書地理志曰禹貢北條荆山在懷德南條
荆山在臨沮此今文尙書師說而馬融王肅用之以道
岍爲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者也馬王同用今文說史記天
官書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沒於勃碣自
河山以東南者中國于四海內則在東南爲陽陽則日

歲星熒惑填星占于街南畢主之箕西北則狐貉月氏諸衣旃裘
引弓之民爲陰陰魁月大白辰星占於街北昴主之此古文家
說而鄭氏注用之以道岍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道岍
冢爲陽列岷山爲次陽列唐書天文志復祖之曰山河
兩戒其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
逾河至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恒山之右乃東循塞
垣至濊貊朝鮮是謂北紀以限戎狄南戒自岷山岍冢
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栢自上洛
南逾江漢攜武當荆山至于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
閩越是謂南紀以限蠻夷是也以經文質之于北列書

道岍而次北之西傾蒙其文于南列書道嶠冢而次南之岷山蒙其文則四列之義實本於大禹粵自庖犧畫卦俯察地理言九州地理之書謂之九丘地理者地之條理脈理也天地定位山澤通氣兩山之間必有大川則兩川之間亦必有大山推之兩小川之間必有小山兩小山之間必有小川小山者大山之分大川者衆小川之合使三條四列非關脈絡則岍岐遠在大河以西五六百里安得與河東諸山并爲北條壺口底柱不過河中之石脊安得與雷首析城爭高並舉豈非渭北荆山之麓左自壺口石脊逾河而爲雷首太岳渭南華山之

脈右由潼關函谷分底柱石脊逾河而爲析城王屋平
道水之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明謂江水過
之至之迤之會之非謂人過之至之也何以道山言岷
山之陽過九江至於敷淺原必非南條五嶺山脉過之
而必爲人過之乎北條之山盡于碣石逾海爲島嶼諸
國故經言入于海正所謂中國山川維首在隴蜀尾沒
于勃碣而說者乃以爲禹之入海則導河至海口忽航
溟渤而東行將何往乎道水篇入于流沙入于南海亦
皆禹入之乎

釋道山北條陽列一

問道岍及岐至于荆山地理志吳岳在扶風汧縣西古

文以爲汧山

縣今鳳翔府隴州地

爾雅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

北恒江南衡是殷周以岍爲西嶽華爲中嶽而史記封

禪書自華以西名山七則析嶽山與吳嶽爲二元和志

因之隴州志以州西四十里之吳山爲岍山州南八十

里之嶽山爲吳嶽其實峯巒延亘東隣岐岫西接隴岡

在禹貢時止名岍山周都岐豐尊爲西嶽則總名嶽山

至漢武時始析嶽山與吳嶽爲二自唐以後崇祀皆五

峯爲首仍合爲一此則祀典代異猶太華少華太室少

室之本一山也。岍嶽在華山之西，故說者皆謂周以岍爲西嶽。華山爲中嶽，獨近日金氏騁謂四嶽之名自古不改，惟中嶽隨帝都爲遷移。唐虞以霍太山爲中嶽，周初以岍爲中嶽，而華山仍爲西嶽。考周禮職方氏：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此華爲中嶽，岍爲西嶽之明證。若如金氏說，豈有華爲西嶽，反屬豫州，岍爲中嶽，反屬雍州者哉？豈有豫不爲中州，而雍反不爲西州者哉？且周都豐鎬，東距華山不過二百里，而西距岍山四百里。中嶽旣爲帝都之鎮，乃舍近取遠，反在西嶽之西乎？若謂西方諸侯朝覲西嶽之

下不應使越京師而遠赴岍隴不知畿內虞虢之屬原
可就近朝京師若巡守而會西諸侯則隴西漢南之國
畢至去岍近而去華遠且金氏力主衡山爲南岳則偏
在五嶺何不虞南國朝覲之僻遠而反虞西畿之岍嶽
乎或又謂禹貢北條荆山漢志係諸馮翊懷德縣下而
富平亦有懷德故城亦有荆山者何曰此三國時所移
立非漢之懷德且朝邑有洛水厯疆梁原入渭在荆山
下同州志謂之華原俗謂之朝坂自荆山麓直抵河壩東連壺口故荆
山之脉從此逾河若富平並無洛水且東距河二百餘
里安得卽爲逾河之壺口乎或又以富平縣無高山欲

以三原之嶽嶽山當之

見漢志池陽下俗名嵯峨山

則更在富平之

西距河逾遙北條山脈至此安得卽逾于河且岐山東麓爲九變甘泉嶽嶽以盡於荆山故禹貢西舉岐東舉荆以包之豈得因洛水亦有漆沮之名遂以後世漆沮入渭之處爲洛水入渭之處並荆山而移之乎

問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皆北條逾河之山也而龍門在壺口西岸言壺口不言龍門者何漢志雷首在蒲坂則其東脈爲中條山盡于垣曲王屋在焉不言至王屋而東北至太岳者何析城在濩澤

今澤

州府陽城縣

王屋在垣縣

今平陽府絳州垣曲縣

則析城反在王屋之

東北而言析城至于王屋者何曰漢志壺口在北屈龍門在夏陽本一山連亘禹鑿之以納河故兩山夾峙東西而經以壺口屬冀龍門屬雍此欲言山脉之逾河自當舉東岸之壺口以表之也雷首一山九名亦名首陽

山大戴禮伯夷叔齊二子生於河濟之間此首陽即雷首在冀州之證亦名隔山書序湯

自隔注在河曲之南是也或亦謂即中條山見元和志又名襄山又

封禪書又名堯山見水經雖邈迤數百里隨地異稱三

方志各書所聞而其正麓則自臨晉絳州朔汾水北走

平陽諸縣以達于霍州之太岳蓋大禹主名山川知霍

太山雷首之脈自壺口逾河為北條之左支王屋析城

之脉自底柱逾河爲北條之右支各有其紀而不可亂
又唐虞以霍山爲中嶽而沅水出自王屋皆冀州之望
故兩書至於以表之蓋王屋東接太行而霍岳北走恒
山也王屋濟水所出自當在今濟源陽城二縣界內其
水南入濟北入沁若垣曲則并非濟水所源何得王屋
在其境內疑漢志本以析城在垣縣王屋在濩澤而後
人傳寫誤互之歟且如城如屋皆山形方正得名故或
誤以析城爲王屋歟析城亦名中條山正與雷首中條
相近之故苟謂析城山東在陽城不特於山幹東西不
合卽謂禹之道山亦豈有由底柱渡河先東行至澤州

陽城始復折回西至垣曲者耶

釋道山北條陽列二

問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說者多謂太行爲天下之脊自河內走幽州凡有八陁皆謂之太行而恒山則僅上曲陽之一峰是北條陽列幾可以太行盡之者何曰是從來之謬試以禹貢質之則太行自太行恒山自恒山不能并恒山爲太行猶之道岍及岐至於荆山不能并岐荆謂之岍西傾朱圉鳥鼠至於太華不能並朱圉以下謂之西傾熊耳外方桐栢至于陪尾不能并外方以下謂之熊耳恒山以恒水所出得名卽今之渾河發自渾源州與滹沱衛河夾恒嶽而東行故禹貢並稱

恒衛凡大山皆有大川界之黃河以北沁濟以南王屋之幹也濟沁以北滹沱以南太行之幹也滹沱以北桑乾以南恒山之幹也桑乾東北灤河西南燕山之幹也灤河以東遼河以西醫無閭碣石之幹也歷代諸史據太行言之謂之山東山西據恒山上曲陽言之謂之山左山右據燕山言之謂之山前山後雖分三幹並祖于大同府外之陰山而分脉於寧武府之管涔山故朱子言冀都山脉發自雲中不言發自太行此精于北條脉絡者漢地理志惟于河內之瑩王山陽二縣言太行在其西北卽今懷慶府之河內修武二縣而他處不言太

行又于上曲陽縣但言恒山北谷在其西北而不直言

恒山在其西

兩山間曰谷蓋恒水出自恒山行數百里山谷中至上曲陽始出山行平地故北谷

在此

精于言太行言恒山者今人尙執太行直抵碣石

之說與北嶽在上曲陽之說請列數證以闢之列子湯問篇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是自古太形王屋兩山合記亦僅方七百里安得有太行東走千餘里直至海濱之說乎證以郭緣生述征記謂太行自河內逾中山盡于幽州凡有八陁考山中絕曰陁太行綿亘上黨河內二郡又東北跨遼州迄今獲鹿井陘之地磅礴雖廣實止五陁一軹關陁在齊

源二太行山

在河內縣

三白陘

在輝縣左傳亦謂之孟門

四溢口陘

在彰德府

磁州爲自鄴至晉陽要道

五井陘

在真定府獲鹿縣

皆在滹沱以南故淮南

子稱太行爲五行之山正以五陘得名若第六飛狐陘

已逾滹沱上游在恒山之北不得復爲太行

今宣化府蔚州飛狐

口第七蒲陰陘

在今易州

第八軍都陘

今昌平州居庸口

則更踰桑

乾爲燕山在恒山之東謂之恒山且不可況太行乎其

辨一也史記趙簡子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之上

使諸子求之無卹還曰已得之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

也地記曰恒山北臨代南俯趙晉隆安五年魏主珪自

鄴還中山將北歸發卒萬人治直道繫恒嶺至代五百

餘里卽倒馬關路若上曲陽之山能俯臨代乎燕世家
燕聽張儀之計獻常山之尾五城於秦正謂代北之地
若真定常山郡地則燕都近障豈能獻之而秦亦豈能
有之乎其辯二也恒山之幹亦分三支其南支自神武
泉東出盡於真定而滹沱與滋河界之其中支自五臺
東出倒馬關盡於上曲陽之大茂山而沙河與滌河界
之北支由蔚州東出盡於大房山而易水與桑乾河界
之三支以中支爲正故渾源之元嶽爲祖五臺爲禰上
曲陽之大茂山爲子孫實則一幹自相首尾自長城築
後遂盡渾源之山與五臺爲二

考名山記恒山有五名
一曰藹臺府卽南臺地

二日列女宮卽北臺也三日華陽宮卽西臺也
四日紫微宮卽東臺也五日太乙宮卽中臺也
水經注
崞縣南面元嶽漢雁門郡崞縣爲今渾源州地五臺正
當其南是五臺爲元嶽之中峰故靈異埒於岱華卽不
祀諸渾源亦當祀諸五臺若大茂山謂元嶽中支之麓
則可謂卽是元嶽則以孫爲祖以足爲首其辯三也周
禮職方氏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川滹沱嘔夷
是并州無太行嘔夷卽恒滹沱卽衛恒水上源出渾源
州衛水上源出五臺恒衛二水夾恒岳東行至真定始
出平地是禹滹恒衛之源必在恒山上游若上曲陽之
山所出何水大禹施功何所其辯四也王制中國疆域

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恒山是南以衡山包五嶺北以恒山包燕雲故策士以常山之蛇喻中國形勢亦謂首尾蜿蜒之遠是王制述中國北面以恒山界華夷不以太行界華夷況區區上曲陽一山能爲中國北界乎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其時禹河未徙上曲陽至南河大伾山五百里耳若非渾源州之恒岳安得距河千里乎其辯五也漢唐望祀北岳於上曲陽不過因古昔巡守之舊帝王巡守方岳不必升造其顛猶祭岱山於博祭華山於華陰止取廣平便於朝會非卽以華陰爲華嶽奉高爲岱宗若後世不舉巡守不覲方岳歲時遣官

秩祀則衡處南徼尙不謂遼況渾源密邇燕都反以爲遼乎會稽山在秦望廟在覆鬴豈可卽以覆鬴爲會稽乎秦漢置常山郡於真定正猶九江郡治壽春會稽郡治吳蒼梧郡治粵其地望皆距郡治千百里豈得謂九江在壽春會稽在吳蒼梧山在粵乎豈得以常山郡治所在爲山之所在乎金明議者尙據詩崧高疏謂必據所都以定方位則軒居上谷處恒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華陰之北五嶽之名應無代不改試問唐虞四嶽見尙書大傳軒皇五嶽證據何書唐以霍太山爲中嶽周以岍山爲西嶽華山爲中嶽殷及兩漢以嵩高爲中岳何

謂五岳不隨帝都而改況渾源之與上曲陽同祀恒山
不過一在其支麓一就其主山并未舍恒別祀何謂遷
改本朝順治七年移祀北岳於渾源州一正前世之謾
謬而閻氏若璩輩猶襲孔穎達之譌請斷之曰後世帝
王舉巡守朝會之典則望祀北岳宜于上曲陽如僅遣
官特祀則北岳必在渾源州次則或于五臺山

釋道山北條陽列附

本雍州大附論道山下

問終南惇物至于鳥鼠或謂起隴山及南山皆謂終南
或謂止太乙一山而惇物則莫知所在者何曰地理志
右扶風武功太壹山古文以為終南武功今郿縣太壹山亦作太乙山今
曰太垂山古文以為惇物錢氏玷曰垂山當作岳山即
白山
之轉傳本誤作岳今據
封禪書郊祀志正之
水經隴山終南山敦物山在扶
風武功縣西南此並以太白山即終南其武功山為惇
物故古有武功大白去天三百之諺此古文尙書說也
隸釋載漢無極山碑云有終南之惇物岱宗之松揚越
之篠蕩洪氏适謂以惇物為終南所產與松篠同科此

歐陽夏侯書說程氏大昌本之謂終南產物殷阜故稱
惇物非別有一山考此文與原隰底績至于潞野耦文
對舉惇物正與底績對文此今文尙書說也其釋惇物
雖殊而釋終南爲大壺山則古今文無異說僞孔傳及
括地志皆本之武功志復云太白山一名太乙山此並
以太乙山爲太白山兩名一實自家法不明信道不篤
于是有析終南與太乙山爲二者張衡西京賦潘岳西
征賦皆以太一終南
並列唐六典又以有以長安南面之山自盤屋以東皆
終南大白並列
終南者自盤屋至藍田之山西貢但謂之華陽漢人但
謂之南山無譌之終南者地理志鄠杜竹林南
山檀柘號稱陸海東方雜傳諫起馳道抵南山云云皆
指華陽而言而胡氏渭乃力主南山爲終南誤矣華陽

之南則皆秦嶺今并以有并西起隴山東及秦嶺凡商

顏太華皆謂之終南者見柳宗元終南山祠堂記因有謂華山爲惇

物者水經注索隱賡宇記因垂字誤作華有謂惇物宜近南山而以太乙

山及武功山爲皆惇物者胡氏謂請以經正之禹於雍州

治水自北而南刊山則自東而西故從荆而岐而終南

惇物而鳥鼠則終南必在岐山以西鳥鼠以東明矣若

秦嶺南山則反在岐山之東曷爲列次其後西跨汧隴

則包鳥鼠在內曷言至于鳥鼠證一也秦風終南美襄

公始有岐周史記曰襄公伐戎至岐而卒平文公以兵

破戎闢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蓋岐在渭北終南爲大

白山正在渭南地相準直故秦人美其始有終南若岐
以東之南山則襄公兵未至其地其子文公又以獻諸
周安得爲秦有哉以詩之終南證禹貢之終南非太白
而何證二也詳詩古人封山表鎮取尊特不取表延故
莫不嶽太行而嶽霍太雍不嶽南山而嶽岍吳南紀不
嶽五嶺而嶽衡霍今雍州之山莫雄於太華莫峻於太
白不應不列於經賦家或以太白太乙與終南並列者
蓋以終南爲總名而太白則終南之主峰一而二二而
一然終南亦至岐而止後人侈之遂有始隴終秦之說
不知終南毛傳左傳皆作中南司馬侯曰中南九州之險也潘岳關

中記曰終南一名中南言居天之中在都之南淮南子

俶真訓作終隆

高誘注謂卽終南

蓋太白居羣山之中隆然獨

高故名中隆其中終隆南皆同聲假借不以殆隴終秦

爲義證三也蓋屋藍田之南山禹貢但謂之華陽蓋皆

華山之來脈故曰華陽黑水爲梁州若以此爲終南曷

不曰終南黑水爲梁州乎華陽以炭谷龍湫之山爲主

峯俗呼爲南五臺神秀冠峙南山皆其屏障正在華山

之陽乃或因雍大記稱五臺太乙谷有太乙元君湫池

漢武帝元封二年祠太乙於此建太乙宮又山有太乙

峯太乙池遂以南五臺爲太乙山則不知古言太乙者

猶言第一山今南五臺雖秀安能與太白爭高且置華陽於何地證四也至惇物之訓則必從洪适漢隸釋所引無極山碑有終南之惇物云云蓋導山異於導水若空述脈絡不預隨刊則與導水篇何異九州無是列也故荆岐必言旣旅蒙羽必言其父蔡蒙必言旅平原隰必言底績終南必言惇物此今文家無上精義鴻荒之世終南與阻人迹不至雖材產殷阜無由顯於人世自隨刊滌源以後標橈四通於是終南材木金箭取給不窮西至鳥鼠之山皆秦隴所仰供資用故以惇物與旅績並書乃從來但據漢志太壹山古文以爲終南岳山

古文以爲惇物從未有表章今文家說者何哉蓋上文
灋水攸同止治謂南患甚之一水時荆岐終南鳥鼠則
并滌渭南渭北山谷之源而後循治原隰以終道渭之
績故知禹之治水皆先下游而後滌源也古文家不察
經誼強以惇物爲山名而自來楊馬左思詞賦侈鋪名
勝以及秦人土語從無一言及於惇物之山者鑒空之
詞終難徵實證五也

釋道山北條陰列一

問北條陰列之山起岍岐盡碣石而不及隴西諸山首短而末長其次陰列之山起西傾止陪尾而不及岱東諸山首遠而末近者何烏鼠朱圉太華皆渭水所經若西傾非渭源在烏鼠西六七百里地理志禹貢朱圉山在天水郡冀縣爲今伏羌縣地則又在烏鼠之東南二三百里道山乃先西傾朱圉於烏鼠者何曰龍門未闢以前河由孟門左右分決雍冀泛濫岐陽之地挾渭水而東則岍岐固洪水所支溢也故北條始岍岐終碣石皆以道河爲主而岍岐以西之臯蘭祁連諸山陪尾以

東靑萊諸山皆非隨刊所及焉至西傾雖非河渭所經而洮水出其東北其入河之處距渭源甚近今臨洮縣是桓水出其東南入潛詳梁州下則西傾因桓目與道渭爲一役且其山在嶓冢之北非南條陽列之山安得不與烏鼠並舉乎朱圉爲渭水所經而伏羌縣志稱縣西南諸山皆朱圉之列峰隨地異名則是山或曰白岩或曰石鼓禹貢總謂之朱圉西接洮水與烏鼠南北相直其山脉橫行自南而北則朱圉固可爲烏鼠之來脈故道山先朱圉於烏鼠漢志謂在冀南梧中聚者就其盡處而言或祀典所在猶上曲陽之不可以盡恒山西縣之不可

以盡蟠冢而閭百詩泥之謂一聚可容陞必非廣則經
曷爲繫諸烏鼠之上西傾之下卽謂禹道水循行次第
亦豈有循洮水至渭源乃不道烏鼠而先東至朱圉始
折西至烏鼠復折東至太華者耶胡氏渭至謂經文必
作烏鼠朱圉而傳寫倒互是不以經求地而反改經以
殉地耶雍州刊旅先荆岐下游而後上至于烏鼠道山
則先烏鼠上游而後至于太華益知道山篇文皆以水
之原委爲山之條列矣

釋道山北條陰列二

問熊耳外方桐栢至于陪尾漢志嵩高山古文以爲外
方山金氏履祥謂大雅崧高維嶽安得與江夏之山相
爲內外因別取陸渾縣之方山爲外方或又謂中嶽密
高之名始於漢武者何志言江夏安陸縣橫尾山在東
北古文以爲陪尾安陸今湖北德安府屬縣而孔傳謂皆在豫州界
淮在桐栢經陪尾者何導山于嶽有華恒衡嵩而不及
岱東者何曰嵩高古不名嶽止名外方唐虞巡守所不
及殷都豫州始以嵩高爲中嶽故爾雅五嶽前條爲周
制後條爲殷制至周室東遷雒邑始尊之曰太室取明

堂五室太室居中之誼則復用殷代中嶽之制故左傳
司馬侯曰四嶽三塗陽城太室是太室在四嶽之外不
在五嶽之外至漢武遂案古圖書復禮密高爲中嶽非
創也大雅毛傳山大而高曰崧通指四嶽因申甫齊許
世掌四嶽之故此西周時語自應劭風俗通劉熙釋名始混
崧嵩爲一而釋大雅爲嵩山金氏履祥遂以殷及東周
之五嶽上例禹貢而疑其不當名外方疏矣至漢志安
陸之橫尾並非淮水所經姚氏鼐謂當與安豐之大別
互易乃傳寫者誤移其文謂大別漢水當在安陸陪尾
淮水當在安豐

其說亦未盡善
詳大別條山

考經凡言至于者皆相

距甚遠至于鳥鼠至于太華至于太岳至于碣石皆千里數百里以導淮之桐栢東會于泗沂推之則陪尾當從水經在下縣泗水所出之說

隋志泗水縣有陪尾山今山東兗州府

周

禮保章氏疏曰外方熊耳以至泗水陪尾屬搖星蓋本春秋緯文則漢人本以陪尾爲泗源豈有班氏作地志近據圖籍上本禹貢周官反不知陪尾所在而屬之江夏安豐者哉蓋淺人校漢書者妄取僞孔傳入之地志蓋以爲孔安國真古文與安豐大別之增竄正同一例知陪尾爲泗源則陪尾正岱宗之來脉至于陪尾卽至於岱宗也近日曲阜桂氏馥曰岱山爲中條之盡其脈

自泗州徐沛間漸起岡阜由呂梁穿過而起沂嶧諸山
再峽爲嶧縣之陰平嶺而起東蒙山三峽爲泗水縣之
陪尾而起徂徠新甫諸山四峽爲萊蕪之原嶺再轉卽
東岳插天矣正幹逆轉西南經東阿肥城以盡於東平
州而曲阜正當其環抱之處汶泗拱合鍾生至聖濟水
東行岱脉西轉與濟相逆而鉅野大澤則其匯水之區
以上案嵩山之脉盡於成臯桐栢之脉盡於汝寧此後
河南淮北一望曠衍幾無踪跡漸起於徐泗而突起於
山東後世黃河橫決而南運河復橫截而北使人忘其
所自至有岱脉自邈東渡海而來之說豈知禹貢熊耳

外方桐栢至于陪尾已包盡中條之脉絡乎陪尾志泗源之山而不及汝源之山者汝不入淮而泗入淮仍以桐栢之淮爲主也

釋道山南條陽列

問道蟠冢以至大別此南條之陽列漢水所經也地理

志隴西西縣禹貢蟠冢山西漢水所出或謂當在沔陽

者何南郡臨沮縣禹貢南條荆山在東北漳水所出

今襄陽府南漳縣西八十里有荆山江夏竟陵縣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爲

內方山漢竟陵故城在今安陸府鍾祥縣南與荆門州接壤考荆山起南漳汭荆

門與內方相接何不援西傾朱圉烏鼠至于太華之例

而必以至于荆山與至于大別並舉者何漢水至大別

入江而地理志云六安國安豐禹貢大別山在西南非

江漢所會或以爲漢陽翼際山則在漢西而非漢東又

與左傳不合者何曰隴西嶠冢兼跨氏道西縣二境西漢水出其西東漢水出其東二水潛通互受故漢志互舉以明之禹貢導水有東漢無西漢者東漢入江流長路遠自以遠者爲正流凡沔濊皆東漢之名而西漢止浮于潛一語耳胡氏渭據後魏所置沔陽之嶠冢縣以駁漢志東西相距五六百里使漢源反短于潛水南條不起於隴西別詳于道濊章下至道山經文凡言至于者皆以志水之原委至于太華志渭之入河也至于王屋志沆之發源也至于太岳志汾之上游也至于碣石志河之入海也至于陪尾志泗源也至于衡山志湘源也至于

敷淺原志彭蠡之治也江漢沮漳爲楚之望而沮漳皆出於荆山以入江而景山卽荆山之尾故水經汪出沮陽縣西北景山而淮南子以爲沮出荆山則景山卽荆山也荆山爲荆豫二州之界兼沮漳二水之源首尾數百里安得不特書至于以見爲南條之中脊乎至以章山爲內方則種種不合漢志謂古文說則今文不然也章山不過荆山之盡麓其山所出並無著名之水舉荆足以包章且大別實在漢東與章山隔水其脉安能至于大別且漢北漢東名山無數何獨此詳而彼絕不及攷楚國方城爲城漢水爲池則內方自當爲方城楚之

方城有三一在上庸漢中之地居荆山上游非此所舉
一在漢北卽屈完拒齊師之地在今南陽裕州葉縣連
山相接六百餘里號曰長城而漢水流其南一在漢南
卽吳楚夾漢時楚左司馬戍欲出方城外毀其舟又塞
城口斷其歸路在今信陽州及應山之地居大別上游
而禹貢內方則專指漢北葉縣之方城蓋導荆山者導
漢南沮漳之水入漢也導內方者導漢北丹河唐河諸
水入漢也至于大別則導漢東涓澨諸水入漢也至大
別山則書正義謂地理志無大別惟鄭注云大別在廬
江安豐縣杜預糾其與漢水不相近疑後人取鄭注以

增入漢志且志果有此條杜預豈有不知而託爲或說者正義豈有不見地理志而直言其無者鄭注於漢志無條不引豈有獨闕此文而但引杜預者故知此注必在鄭氏以後而其混爲班志原注又必在唐本以後孔穎達時尚未紊殺也水經注亦不信安豐大別之說而所言江水東逕魯山南地說所謂漢與江合於衡北翼際山旁者亦不言是大別元和志始言魯山一名大別山在漢陽縣東北百步前枕蜀江北帶漢水則今魯山實在漢岸之西與左傳吳楚夾漢楚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之說不合蓋楚濟漢東則大別當在漢之東

岸

別詳導漢章下

姚氏鼂謂今漢志安豐大別當與安陸陪尾

互易則近淮近漢各得其所云云亦善於解環考左傳

定四年吳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

戍謂子常曰子治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

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

大敗之子常不從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

不利敗于栢舉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不

如俟其半濟從之又敗之又敗諸雍澁五戰及郢司馬

戍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澁考春秋吳楚爭戰皆在今

潛霍六安之地由淮而不由江蓋古尋陽九江及大雷

彭蠡之間江面橫廣各百餘里浩瀚沮洳洲渚縱橫爲
舟師所憚行故皆溯淮而上寧由陸越山而不敢戰于
江也或謂栢舉在麻城清發在德安府安陸縣西之涓
口見水經及元和志
鄖水卽清發水雍澁在京山縣東南皆與左傳兵
形不合蓋栢舉卽在大別小別之地不應東隔三百餘
里清發當齊鄒郢之津不應遠在孝感雍澁則已涉漢
而西不應反在漢東以禹貢道漢章證左傳則三澁在
大別上游當爲今宜城以下入漢之夷水口水經注夷
水入漢俗
名潏水口古鄒國故城權水口
漢俗曰潏門東南入此
河口潏水口俗曰潏門東南入此
三口皆在均州滄浪水之下此據水經注引地說所
謂滄浪之水出章山者天

門大別山之西北而權口爲自陸安府赴郢必由之道
則權口當卽雍澁與左傳合而水經及索隱並言三澁
在郢縣之北郢縣故城在今襄陽府宜城縣東北正當
此三水口而鄭康成謂三澁在江夏竟陵之界漢竟陵
爲今天門縣亦正在此三口東岸千古書無不合楚師
戰敗于天門縣大別相舉皆在此由權口濟漢當卽轉戰荆門
州五敗而及江陵之郢及左司馬自息還則漢東已無
吳師故濟漢救郢而吳師自郢東禦之于雍澁以左傳
證禹貢則大別之在漢東不在漢西無可疑者內方當
爲漢北之方城山不當爲漢南之景山亦無可疑者

釋道山南條陰列

問岷山之陽爲南條之次陽列故蒙道嶠之文而岷不復言道然岷山至衡數千里中隔繩若沅澧諸水且衡山非江所經而言至於衡山者何衡在湘水之南其麓盡于洞庭之西而孔傳謂衡山之脉連延而爲敷淺原者何大別以下南條之循江北下者未盡敷淺原以東南條之循江南走者未盡而道山中止者何敷淺原或謂在九江或謂在鄱陽其說不一者何曰道山之文有于一條中復分二支者荆山逾河一爲壺口雷首以至太岳一爲底柱析城以至王屋而皆爲荆山之所分是

也南條則岷山之陽爲五嶺一由桂嶺而爲衡山以盡於洞庭之口一循庾嶺而爲廬阜以盡於彭蠡之口皆爲岷山之所分是也岷山史記作汶山盤亘松潘茂州灌縣及陝西岷州衛將千里與太行無異故陸游言自蜀郡以西大山廣谷嶮巇起伏西南走蠻箐中皆岷山也大江出其東大渡河源出其西是岷山所包甚廣山南曰陽山北曰陰五嶺皆在岷山之東南則皆以岷山之陽統之矣王制曰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恒山是以五嶺爲衡山矣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若祝融一岳距江不過五六百里安得千里而遙惟五嶺

始能爲中國華蠻之界非衡岳一峯所能界南紀也衡
者橫行之名西貢衡山蓋上連桂嶺郴嶺九疑諸山總
謂之衡山故可南抵巴陵之大江東走廬阜之敷淺原
道山之條列卽道水之條列岷山道江東至于澧過九
江至于東陵卽此之至于衡山過九江也東迤北會于
匯卽此之至于敷淺原也古時三苗之國左彭蠡右洞
庭五嶺之山禹未深入惟紀岷江所經則上游所受南
條諸水莫大於三湘故舉衡山以表之下游所受南條
諸水莫大於豫章故舉敷淺原以表之水經注引地說
曰漢與江合于衡北翼際山則自巴至武昌凡沿江南

岸諸山皆衡山之麓則孔傳謂衡山爲江所經亦未可
非也蔡傳旣斥孔氏蘇氏地脈之說而又謂岷山之脈
一支爲衡一支爲敷淺原吾不知山脈與地脈有以異
乎無以異乎謂道山書至書過皆禹至之過之吾不知
道江書別書會書過書至亦人別之會之至之過之而
非言水平大山之盡必有水以界之大水之會必有山
以紀之因流坎之自然行所無事何得道山之文獨異
道水之文乎豈但關地脈而主山脈自相矛盾乎至地
理志豫章歷陵縣南有傅陽山傅陽川在南古文以爲
敷淺原通典以江州潯陽縣之蒲塘驛卽漢歷陵故地

歟淺原當在彼考其地正當尋陽大江之盡又適當匡廬山麓之盡猶叙中幹云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爲岱宗支脈舉陪尾即可證岱山也又猶荆山下有龜梁原亦名華原也水經注引孫叔廬山賦臨彭蠡之澤接平賦之原正謂廬山南臨彭蠡北接歟淺原也胡氏謂引此其地有望夫山南有湓口水入江以證山南之原非是與漢志傳陽山傳陽川亦無不合乃後人因漢歷陽兼有後世潯陽德安星子三縣地于是馬端臨謂德安有數淺水則不但遠隔潯陽江且在未起廬山以前不應道山過九江反遺廬阜胡氏謂又以星子縣之落星石當之則在廬山之南麓而非其北麓但潯湖而不潯江

與潯陽大江無涉與漢志傳陽山傳陽川亦不合故知

通典之言確不可易

至是以前謂在饒州之鄱陽縣則并非漢歷陽縣地且中隔大湖于

潯陽于廬山皆無涉更不足辨

自此以下爲揚州吳越三江震澤之城

地勢卑濕決川之功多於隨刊猶之大別以下爲徐陪
尾以下爲青兗皆道山所不及歟固知疏濬多在下游
之東隨刊多在上游之西矣

釋道山南條陰列附

常入堯典巡守四岳下

問南岳史記以爲衡山尙書大傳以爲霍山此古今文異說爾雅釋山一曰江南衡而無霍一曰霍山爲南岳而無衡或謂殷周異制者何曰尙書大傳唐虞以霍山爲南嶽伏生在漢武之前知非漢武始移衡於霍蓋古時衡山有二有江南之衡有江北淮南之衡江南之衡五嶺是也江北淮南之衡卽霍山也漢高帝文帝並于六安置衡山國中屬淮南武帝時別爲六安國此漢初衡山在淮南六安地之明證秦本紀始皇帝東行上太山竝勃海以東窮成山登之罘南登琅邪遣徐市入海

求僊人還過彭城西南渡淮之衡山由南郡浮江至湘
山祠逢大風不得渡怒伐湘山樹赭其山乃自南郡由
武關歸是始皇並未渡洞庭安有至衡陽之事其所叙
衡山在渡淮水之下南郡浮江之上則知是淮南之衡
非湘南之衡明矣再以封禪書證之武帝巡南郡至江
陵而東登潛之天柱山號曰南嶽浮江自尋陽出樅陽
過彭蠡北至琅邪皆始皇所巡之舊道以兩文參校則
秦紀之衡山卽封禪書之潛霍非漢武始移其祀益明
矣水經山水澤地紀亦以霍山爲南岳是古文尙書說
與今文同史記五帝本紀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南岳

者衡山也亦卽指瀟之衡山明矣古帝王南巡守不過江北淮南于朝會差近若蒼梧九疑之地秦皇漢武所未至故山海經衡山在中山之經而不列爲岳而謂唐虞五載巡守必朝會于三苗之地乎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杜預謂在壽春東北爲今鳳陽府亦江北淮南之地距瀟霍不遠而今霍丘縣之山亦名霍山與瀟連界意者古者霍山包舉廣大塗山卽其北幹天柱則其南幹專就天柱峯稱之曰霍取大山宮小山之誼連淮南諸山總名之曰衡取橫行之義蓋本虞夏南巡朝會之地而秦漢皆襲行之歟至道山篇岷山之陽

至于衡山過九江王制南不盡衡山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遙則並指江南之衡五嶺衡行故曰衡亦非專指祝融峰也邵晉涵爾雅正義曰濶霍天柱孤立而四面皆大山宮繞之故名曰霍若衡山則祝融主峯高出諸峯之上何得名霍乎並存其說備參考焉

書古微卷四終